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OBRAS ESCOGIDAS DE
V. BLASCO IBÁÑEZ

林一安 主编

集

茅屋

汤柏生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7 551.44
1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林一安 主编 集

茅屋

汤柏生 译



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



00195059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屋/[西]伊巴涅斯著;汤柏生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1.11

ISBN 7-5313-2384-2

I. 茅… II. ①伊…②汤…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4797号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y publica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Cultura y Deporte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体育部书籍档案与图书馆总局资助翻译出版

Vicente Blasco Ibáñez

LA BARRACA

本书根据 Aguilar, S.A. de Ediciones, 1970年版本译出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政编码110003)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128千字 印张:6½ 插页:2
印数:1—5000册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单瑛琪

责任校对:赵跃金

封面设计:冯少玲

版式设计:马寄萍

ISBN 7-5313-2384-2/1·2087

定价:12.80元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中文版前言

(西班牙驻华大使) 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

西班牙作家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最有意义的六部作品现已中译面世。我谨借此篇幅，表达我无比欣慰之情。

这位小说家是巴伦西亚人，生于一八六七年，卒于一九二八年。他的生平和创作，确实蕴藏着吸引中国读书界关注的丰富内涵，而这一点，也正是他的作品出版多年以来在世界上经久不衰的原因。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从事的文学体裁多种多样：他写富有巴伦西亚地方色彩的小说，也写历史小说、社会抗争和革命运动小说、世界性题材小说，还写游记等等。他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勤奋工作的一生。他带领慷慨大度的普罗米修斯出版社，以低廉的价格，把世界文坛古典和现当代优秀作品奉献给各个社会阶层。他创办了《人民报》，并以人民的名义，率先向民众传播共和思想及其意识形态。他又是一位不倦的社会活动家，周游世界，给我们写下了大量的报道和书籍，其中有不少篇幅是涉及中国的；他一如既往，笔走龙蛇，文情并茂。字里行间，闪现出他敏锐的观察眼光。他也曾多次当选议员，为政治积极奔走，大声疾呼，以至备尝流

亡之苦。总之，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塞万提斯之后无人可以企及的。他的作品题材丰富、篇幅浩瀚，令人感到作家鲜活真切，历历如在目前。因此，国际社会对这位举世公认的巴伦西亚作家极为器重，对作家在鼎盛时期显示出的丰富想像力、绘声绘色及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深感敬佩折服。

今天，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作品依然是一种莫大的乐趣。有一个时期，有人认为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又有多少声名显赫的作家赶潮流，趋时尚；然而曾几何时，这股浪潮就把他们冲得销声匿迹。创作了《芦苇与泥淖》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却从未被人遗忘，他的作品总是一版再版。这是作家经久不衰的充分证明，也是作家毋庸置疑的价值的体现。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一位赋有多种价值的人物；也许正如曼努埃尔·巴约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要把他划分到（不少所谓的文学专家就很喜欢这么划分）哪个特定的时期，定位成哪种风格的作家，是极其困难的。他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作家，但也是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代表作家。他既是现实主义作家，甚至像左拉或邓南遮一样，还是自然主义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九八年一代作家。九八年一代作家多持批判态度，希望西班牙进行深刻的改革，重获新生。他深受千百万读者的喜爱，享尽了种种风光荣耀，也遭到世界上权势人物的追逐；然而，归根结蒂，他是他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这不能不招致人们的妒忌和不解。

由于春风文艺出版社的不懈努力，如今，中国读者得以欣赏作家六部极为重要的作品。《启示录四骑士》是一部呈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怕战火的长篇小说，作家浓墨重彩，描

绘了二十世纪伊始的这幅世界图景，反对德国侵略，同情协约国。《茅屋》、《被判刑的女人》以及《稻谷与马车》是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写得最精彩的三部作品，写景状物，极为真切。他对菜园和果园的观察，对巴伦西亚地方氛围的渲染更为透彻，对被盘剥的农民的同情更为真诚。《大教堂》是一部发生在托莱多的、社会意义和革命倾向极其典型的作品，而《碧血黄沙》这部小说，像作家许多其他小说一样，曾多次搬上银幕。作家运用他那支擅长丹青、烘云托月的生花妙笔，描绘了西班牙斗牛的引人入胜的场面，并将故事在异国情调中铺陈展开。

在向译者及出版社谨表祝贺之际，请允许我祝愿现在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六部作品不断再版，终古常青。这对于不畏旅途劳顿、风尘仆仆的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来说，是一次重游这么多年以前他所敬重并留下足迹的中国的新机遇；而对于读者而言，则是鉴赏作家超群才华的一次新的体验。最后，我相信，这次重逢将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也许，这位令人难以忘怀的巴伦西亚作家的小说还会在中国开辟新的天地。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五日，北京

（林一安译）

西班牙民族魂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总序

林一安

布拉斯科其实是中国读者的老相识。这应该感谢前辈翻译家们的艰苦发掘和辛勤耕耘。上世纪二十年代伊始，这位西班牙文学巨匠的作品，就陆陆续续地从法文、英文，甚至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并引起读书界和创作界的浓厚兴趣了。四十年代曾经在我国轰动一时的美国电影《碧血黄沙》，就是根据布拉斯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西班牙斗牛士离奇而不幸的遭际激起了人们对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度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布拉斯科漫游神州之际，曾经积极推荐西班牙文学的鲁迅先生还特意撰文向读者热情介绍了这位当时在中国尚鲜为人知的作家；虽然，先生用的译名是作家的母姓伊巴涅斯。

一八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比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lbáñez）出生在西班牙东部地中海沿岸的巴伦西亚市。父名加斯帕尔·布拉斯科，母为拉蒙娜·伊巴涅斯，家庭从商，比较保守。一八八二年，早慧的布拉斯

科·伊巴涅斯中学毕业，进大学攻读法律，接触新思想，并开始练笔，发表作品。一八八三年，离开守旧的家庭，告别故乡，只身来到马德里，为著名小说家费尔南德斯—冈萨雷斯任记录员，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翌年，回巴伦西亚，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办报撰文，宣传民主共和思想。一八八八年，获法学硕士学位，正式取得律师资格。此后，政治活动更为活跃频繁。一八九四年，创办并主编《人民报》，发表大量政论及文学作品，招致多次官方传讯、放逐。由于作家领导开展民主共和活动，声誉日增，曾连续七次当选议员，但也因思想激进，猛烈抨击旧制度，曾被捕入狱三十余次。晚年，曾环游世界，考察各国政情，还在阿根廷创办“塞万提斯”及“新巴伦西亚”庄园，以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为缺钱无地的农牧民提供维持生计的劳动场所。一九九八年三月，笔者应巴伦西亚自治区议会主席曼努埃尔·塔兰孔·范多斯先生的盛情邀请，赴巴伦西亚访问，参加一年一度盛大的法雅节即模拟人像篝火节，曾结识同样也应邀来访的一位阿根廷小姐。据她自我介绍，她就是现任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庄园的主席或曰村长！可见，这位作家的想法虽然天真，然而却是认真的，因为，在布拉斯科谢世七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他的庄园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在有效地运行！人们是记得并尊重这位毕生替民众着想的作家的。

布拉斯科才思敏捷，满怀激情，且笔勤不辍，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巨大财富。他写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也写学术专著、散文、政论、文学评论、报道或游记，几乎年出一书，甚至二书。其全部著作，逾中文千万字，恐为世所

罕见，其主要作品有：以故乡巴伦西亚为背景，描绘当地风土人情，刻画底层民众苦难及世事沧桑的小说《稻谷与马车》（1894）、《五月花》（1895）、《巴伦西亚故事集》（1895）、《茅屋》（1898）、《被判刑的女人》（1900）、《橙园断情》（1900）、《芦苇与泥淖》（1902）；抨击旧制度、鞭笞教权、反映劳苦大众生活酸辛的小说《大教堂》（1903）、《不速之客》（1904）、《酿酒厂》（1905）、《游民》（1905）、《生存的意愿》（1907）、《碧血黄沙》（1908）、《死者发号施令》（1909）、《船蛸》（1914）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情协约国、谴责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小说《启示录四骑士》（1916）、《我们的海》（1918）、《妇女的仇敌》（1919）、《大家的土地》（1922）等。此外，布拉斯科尚著有散文随笔集《幻想、传说与传统》（1887）、《巴黎：一个移民的印象及西班牙革命史》（1893）、《置身艺术之国》（1896）、《旅途追忆》（1904）、《东方之旅》（1907）、《墨西哥军国主义》（1920）、《一个小说家的环球旅行》（1924—1925，三卷本）等。

由于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布拉斯科于一九〇六年获法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同年获“巴伦西亚之子”荣誉称号，一九〇九年获阿根廷文学院名誉院士称号，一九二〇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法国芒东他的乡间别墅逝世。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家遗体由西班牙共和政府隆重遣回巴伦西亚安葬，其时民众倾城出动，参加葬礼，以寄托他们对这位有西班牙民族之魂崇高声誉的作家的哀思和怀念。

尽管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受到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在他文学创作的成熟时期，作家本人认为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学性格，与他的“文学之父”已然毫无共同之处。从布拉斯科作品总的倾向来判断，应该说这是作家颇为实事求是的自我评估。

布拉斯科的笔触的确是写实的、悲壮的、尖锐的，甚至是残酷的。他描摹巴伦西亚景色旖旎的田园风光，甚至用特写镜头让我们仔细地看到他无限深情地拍摄的芦苇、泥淖、水塘、茅屋、稻谷、橙林、鳗鱼、鲜虾乃至田鼠；他也揭露高利贷地主对农民的残酷盘剥压榨，刻画农民对土地的眷恋以及他们无助而又无奈的呼唤；他渲染斗牛场上血染黄沙的惨烈，同情勇敢然而愚昧的青年铤而走险的不幸遭际；他也愤怒谴责教会的伪善与卑劣，为迷途的人们而深深惋惜；他批判资产者的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又控诉旧制度的罪恶和反动……总之，布拉斯科无论写景状物、抑或叙事绘人，均能力透纸背，引人入胜。作家倾心表露了他的爱与恨。他热爱巴伦西亚的一切，热爱西班牙的一切，对祖国的壮丽河山，他无不激情满腔地讴歌赞颂；他也痛恨所有的邪恶，痛恨所有的暴行。对此，作家极尽暴露、揶揄、讥刺、挖苦之能事。布拉斯科写出了巴伦西亚乃至西班牙民众的苦难，写出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企盼，更写出了他们的灵魂。因此，不少西班牙文学评论家认为，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继塞万提斯之后被阅读得最为广泛的作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是巴伦西亚民族之魂，西班牙民族之魂。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集的所有作品，全部译自西班

致 读 者

我在我另一本书的前言中曾谈到，我是怎样在一八九五年年中，在一次反对殖民战争^①的示威游行后，不得不逃离巴伦西亚的。那次游行由于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变成了骚动

我被认为是这一事件的涉嫌主谋而受到军事当局的追捕。我躲了几天，更换了好几个藏身的地方，与此同时，我的朋友们在为我安排秘密搭乘一艘开往意大利的轮船。

我的那些藏身之地中，有一处是在靠近码头的一家酒店楼上。这酒店是一位共和派青年的产业，他和他母亲一起居住。

我在一间低矮的阁楼里蛰居了四天，甚至不能在临街的窗口探头看看，因为这条街上来往人很多，警察和宪警一直在城里和城郊搜寻我。

我被迫待在一间里屋，完全孤独一人。我阅读了酒店主人的全部藏书，书不多，而且读来索然乏味。后来为了解

(1)指当时西班牙殖民政府镇压古巴独立革命而发动的战争。

闷，我想写点东西，我只得使用主人能为我提供的少量工具：一瓶紫墨水权充墨水，一枝像小学里用的红杆钢笔，三本印了蓝色横格的信纸。

这样，我用两个下午写了一个关于巴伦西亚果菜园区的故事，我给它题名为《摩尔人式的复仇》。那是一个关于我童年时许多次看到的，在巴伦西亚郊外公墓那地方，强制荒废的农田的故事，这些农田在几年前被用做扩建城市的房基地。这故事讲述农民和产业主之间的一场斗争，斗争的起因是一起悲剧性事件，后来又酿成多次冲突和暴力事件。

我该去乘轮船的时间是一个深夜，我化装成水手，把我所有的个人用品和一小卷两面都写满字的手稿都留在了酒店。

我在意大利流浪了三个月，又回到西班牙，一个军事法庭判了我好几年监禁，我被关了一年多，受尽极为残忍严酷的故意的折磨。在给我减刑后，他们把我放逐到马德里。这无疑是为了把我置于当时政府更方便的监控之下。最后巴伦西亚的人民选举我为议员，这样由于议员的豁免权我才免受种种新的迫害。

我的竞选活动主要是在露天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说。一天下午，在我同海员和码头搬运工谈完话，结束了我的演讲后，我照例同成千上万的听众握手还礼的时候，在听众中我认出了那个曾经把我藏匿在他家里的年轻人。

我一定得跟他一起去酒店问候他母亲，并看看曾经作为我避难所的那间小屋。这些善良的人们一面动情地回忆起我寄寓他们家的往事，同时他们拿出我寄存的所有物品。

这样，我重又获得了《摩尔人式的复仇》这篇故事，当

天晚上，我重读了一遍，兴趣之大如同我另写了一则新的故事。我最初的意图是把它寄给马德里《自由党人报》，因为该报几乎每星期刊登一篇我撰写的故事。后来我想应该把这篇未免有点枯燥、简短的故事扩展充实改成一篇小说，于是我就写出了《茅屋》。

当时我在主编巴伦西亚的《人民报》，但这张战斗的日报境况十分拮据，由于聘请不起一位负责电讯的编辑，主编必须得工作到清晨，或者说，要工作到编辑完最后的几份电报，报纸排好版面，最后上机器开印。只有到此时，经过通宵单调的报业工作而疲惫不堪的我，才有可能从事小说家的创作工作。

在黎明浅紫的光线下，或在一轮旭日朝气蓬勃的光辉下，我写出了我这部十章小说。我从来没有体力上如此疲劳又如此专注和坚毅热情地工作过。

我舍弃了原来《摩尔人式的复仇》的题名，把它用在我以后写的另一篇故事上。我觉得给这部新小说用现在的书名《茅屋》更好些。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发表在《人民报》上，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的那些勇敢的朋友们——《人民报》的读者们，只想到共和国的胜利，他们随时都见到近在眼前的果莱农，那些粗鄙人物之间的争斗不可能引起他们太大兴趣。

我出版界的一个朋友——弗朗西斯科·森佩雷，当时他的事业刚刚起步，还只是一个销售打折书的书商。他出了一版《茅屋》，总共印七百册，售价一比塞塔^①，发行的成绩

①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

也不大。我相信售出不超过五百本。

我由于忙着为我的政治理想而努力工作，并不注意我作品的出版命运。几个月之后，我收到巴荣纳中学的教授埃雷尔先生的一封信。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埃雷尔先生曾经把邓南遮^①和其他几位意大利作家的作品译成法文，他在他祖国是著名的翻译家。他要求我准许他翻译《茅屋》，他解释说一个偶然的机缘使他了解到我的小说：有一天过节，他从巴荣纳去了圣塞瓦斯蒂安，在等火车回法国的时候，他感到闲散无聊，便走进了一家书店，随便买了本书，坐在一家咖啡店的平台上读了起来。他挑的那本书就是《茅屋》。由于读得津津有味，埃雷尔先生还差点误了火车。

由于大多数西班牙人特有的对及时复信心不在焉的态度（我姑且不把它称做别的东西），我对这位先生的来信竟没有回复。他再次给我写了信，由于我作为宣传鼓动家生活的种种事件缠身，我仍然没有复信，但是埃雷尔先生意志执著，他一再地给我写信。

“我一定得给那位法国先生回信。不能过了今天。”每天早晨我都这样对自己说。

但每每有政治性会议、外出旅行或后果麻烦的革命事件，使我不能给我未来的译者写信。最后我总算能给他简短

^①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和记者。十六岁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早春》（1879）。当其最著名的小说《死的胜利》（1894）问世时，他已声名卓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从法国回到意大利，投笔从戎，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后成为一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受到墨索里尼赏识。后隐居加尔多内—里维埃拉，写回忆录和忏悔书。

地写几句话，同意他翻译那本小说，之后我再也没有记起他。

一天早晨，马德里各报根据巴黎来电报道说，共和派议员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所著小说《茅屋》的译本已经出版，取得极大成功，法国一流的评论家都褒扬这部小说。

《茅屋》一书曾经在西班牙出过一版，印刷六百册（仅售出五百册，而且大部分是在巴伦西亚销售的）。书出版后，当时的评论家只说了那么几句应酬的话，现在倏然一跃成了著名小说。优秀的记者米格尔·莫巴将《茅屋》在《自由党人报》连载发表，后来开始一再地再版，目前合法印数已高达十万册。我所以说合法是因为在美洲未经我同意这本书已经印出了许多版，继法译本之后，用欧洲所有各种语言出了其他的译本。如果加上国外众多版本，发行量肯定会超过一百万册。

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在文学上一举成名和物质上得到好处的年轻人，应该思考一下这部与我的名字紧密相联的小说的经历。那些爱好评定等级的人们，一旦给某个作家定格，由于思想上的怠惰，他们再也不把他从他们给安置的位子上挪动分毫，不管我再写出任何东西，我永远是“那个杰出的《茅屋》的作者”。

《茅屋》成书出版后卖出了五百册，我的亡友森佩雷和我平分了作品结清账目后的纯利七十八比塞塔，而且还要感谢当时的印刷费用比现时低廉得多才能获利这个数目。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

一九二五年于（法国）阿尔卑斯滨海省芒东

第 一 章

在清晨湛蓝的光辉下，从地中海那边显露出一幅宽阔的光幕，肥沃的平原懒洋洋地舒展开它一望无垠的身躯。

夜莺以婉转的歌声使温暖如春的秋夜倍添生气。此时连最后几只夜莺也已感到倦意，但仿佛受到黎明强烈的光线的刺激，迸发出它们最后的啼啭。从茅屋草篷顶上飞出一群群麻雀，恰似一伙被人追赶的淘气包。在这批空中小流浪汉清早的嬉戏下，树冠开始颤颤晃动。它们扑扇着羽翼的衣衫使整个天空都骚动不安。

闹腾了一夜的种种声响渐渐消歇：沟渠的潺潺流水声，芦苇丛的窃窃私语声，守夜猎犬的汪汪吠声，都慢慢消逝了。

果菜园区醒了，它的呵欠声越来越响。公鸡的喔喔啼声，从一家茅屋到另一家茅屋之间此起彼伏，互相唱和。各村子钟楼喧隔发出的钟声和远处依稀可见的巴伦西亚撞钟塔楼里响起的晨祷钟遥相呼应。厩舍里传出不协调的动物协奏曲：马的嘶鸣，羊的咩咩声，猪的呼哧声，其他牲畜醒来时发出的嘈杂声，它们感到了黎明时分充满扑鼻而来的草木馨

香的清新空气的爱抚，都想到田野里去撒欢儿。

天空饱和着阳光；所有的阴影仿佛被新开的垄沟和茂密的树叶所吞没而匿影藏形。在清晨蒙蒙的雾霭中，一排排桑树和果树，随风波浪起伏的芦苇，大片大片的菜地酷似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头巾，精耕细作的红色土地，渐渐展露出它们湿润又靓丽的轮廓。

大路小道也都生机勃勃，成排成行的黑点在游动，宛如一队队蚂蚁向城里缓缓前进。从旷野四处传来车轮的辘辘声，唱着懒散的歌曲，时时被赶牲口的吆喝声所打断，驴子这种四条腿的贱民时不时发出愤怒的叫声，好似拂晓嘹亮的号角声划破静空，又似在抗议天刚亮就压在它身上的笨重劳动。

青蛙扑通扑通跳入水渠，搅动了宁静清澈的浅红色水面，蛙声也随之消失；跟着响起了鸭子扑打翅膀的嘈杂声，它们浮在水面游动，犹如象牙的战舰仰起神话般的船首，摆动着蛇形的曲颈。

生机随着阳光弥漫整个原野，渐渐侵入茅屋和田间庄园。

各家大门打开，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在葡萄架下，出现了一些白色的身影，他们展开双臂伸着懒腰，又把双手搁在脑袋后面，遥望阳光明媚的天际。牲畜栏都已敞开，向着城里放出奶牛、山羊群和拉粪肥的骨瘦如柴的马群。在遮掩着道路的层层矮小的树丛间，回响着奶牛的颈铃声和其他铃铛声，可这些悦耳的铃铛声却时时给驱赶倔强的牲畜的“吁！驾！”有力的吆喝声所打断。

在一家家茅屋的门前，去城里的人和留下来种地的人在